

# THE NEW WORLD OF THE FUTURE

—

松  
漢  
記

聞  
附補遺

洪  
皓  
纂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  
氏文房古今逸史歷代小史  
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顧氏  
在先故據以排印

## 松漠記聞上

女真即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爲戰鬪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水部。卽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契丹之諱宗真俗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生女真卽金國也。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諡曰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生子闍辣。乃令文烈歸宗。金主九代祖名龜福。追諡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諡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

代祖名佯海。追諡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闕。追諡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字董名實魯。追諡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來。追諡惠宗。犯欽宗廟諱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諡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束。追諡穆憲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諡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束。追諡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晟。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滅契丹。諡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諡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賈。阿骨打之孫。繩果之子。繩果追諡景宣皇帝。賈之配曰屠始坦氏。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爲堯王。太傅領尙書省事。長子固禪。力不切側室所生。爲太師涼國王。領尙書省事。第三曰三太子。爲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爲越王。行臺尙書令。第八子曰邪王。爲燕京留守。打毡墜而死。自固禪以下。皆爲奴婢。繩果死。其妻爲固禪所收。故今主養於固禪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王與固禪相爭立。以今主爲嫡。遂立之。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爲宋王。太傅領尙書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爲悟室所誅。次曰質。爲沂王。燕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郕感稱撻切。板云大也字極烈。吳乞買時爲儲君。嘗謀盡誅兩人。關辣封魯王。爲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昂。字勉道。今爲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曰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卽阿盧里移實粘罕。爲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實字極烈都元帥。字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陳王。爲左相。誅宋亮。腰虞凡七十二王。後爲兀朮族誅。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綿。毛氈。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溫腴。臍礪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寶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爲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難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掛之。單其中兩頭爲袋。以毛繩或綴封之。有甚麗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然所征亦不賈。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僮。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剖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爲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罩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爲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狀。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絳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甚華麗。又善然金

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打換達韌。辛酉歲。金國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髻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盟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卽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卽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寶蟲。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故礪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尙書。其父死。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宇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罍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寶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

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帳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弃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十榦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王。不得立。軼軼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善書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爲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爲僧。自爲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真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尙在。在渤海國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四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歷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其人黠朴勇。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與師討之。但守遏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關而敗。復降。疑卽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

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真。

官骨子，契丹事，述謂之膝骨國，卽唐書所謂蒙兀部。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臂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固禪善待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特，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閭閻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境上，爲女真一會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酋爲阿盧里移賚。第三箇官人，亦呼爲相公。既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大會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

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搃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尙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屑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璽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尙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爲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

既歸帳。卽弃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恠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謾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綠繁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爲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執執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同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卽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

人間有兵燹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勒。達勒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勒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爲昏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婿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旒貯之。其次以瓦瓶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男女異行而坐。

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贊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蜜餞。以松實胡桃肉漬蜜和糯米爲之。形或餅。人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麤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

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塞痕則留。好則退。不好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氏以留馬少爲耻。女家亦視其數而厚

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既成昏。留婦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奴曰亞海婢。曰亞海軫。牛馬十數羣。每羣九牝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爲薩那罕。妻謂夫爲愛根。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卽跪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舂鏝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者次則攜壺。小亦打。釐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己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尅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多爲僧衣孟。衣鉢也甚厚。延壽院王有質坊二十八所。

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尙存出則乘馬佩印。衙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

不統。有罪者得撻之。其徒以爲榮。出家者無買牒之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凡有師者。皆落髮。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囑請。卽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賞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開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櫟拾瓊盂。遮道而獻。櫟拾木名有文綴可要多用爲飾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

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窪勃辣彼云敲。即以去。行刑者哀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背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人爲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所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臚。音瀾。臚肉也。以餘肉和蕒菜。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金國新制大氏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歐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古無此法。曾威獲不若也。北人重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 松漠記聞下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澠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尙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烝焉。悟室在闕下也。遼都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

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裁無傷。至七月。魯堯宋滕虞諸王同日誅。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悟室。悟室時爲陳王。悟室不以爲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爲試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勝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勝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勝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卽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尙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彌。謄錄。監門之類。試闌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敘。仍決沙袋。親戚回避。尤重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校畢。知舉卽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者。曰勝其名。試院欲問餘人。方知中選。後又置御試。已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之制。遂絕。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經至於爲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研。童子科止有趙憲。